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辨疑卷八

唐　陸淳　撰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啖子曰按宣公本不同謀不可同桓公之説又經文不去王字義亦昭然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氏云尊君命也傳意稱公子啖子曰義在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氏云尊夫人也解不稱公子啖子曰書曰公子公命何以加尊乎不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益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者卒名之義故妄為此説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啖子云此傳意為是三年待放之義此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益不見事迹故云

爾

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公羊曰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趙子曰按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何於此獨生義乎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啖子曰晉師先已書今四國會之自常例爾有何義乎又曰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注云疑故會謀也趙子曰凡衆國共行之理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有為其聚謀與不謀

為例又曰此其地何若其美也美稱能謀按春秋未有師書地為褒之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公羊曰柳者何公羊崇作柳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啖子曰崇小國也傳既誤為柳故妄説也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説宋敗之由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啖子

曰且軍士猶饗之況其御乎御既寡且親近必無不與故不可從也又言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且鄭既受贖許歸華元何用逃乎又言華元巡城城者謳云云華元之御答以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棄甲者譏其喪師徒也豈專惜甲胄乎華元賢臣豈肯以多犀兕文其過輕答城者乎皆近誣也故不取又非解經之義也

穀梁曰盡其衆以殺其將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師衆盡力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子曰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

此說非也但縁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之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侯夷吾之見獲為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趙子曰董狐云亡不越境言行未遠而君被殺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境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妄附㑹為此言誣

何甚若然者則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即為無罪守故當辨其情狀之邪正不合論越境與不越境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

穀梁曰之口緩辭也趙氏云之助語辭爾何煩妄釋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趙子曰據傳不言凡即當年之事謂二事並非禮養牲只養二牛既並死自然合廢郊何得云皆非禮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此言無

理之甚不足難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傳意今魯取向有辭啖子曰聖人設教豈爲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

穀梁曰弗肯者可以肯也按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伐莒取向又曰伐莒義兵也又云伐猶可趙子曰按非王命又非侯伯興兵安得稱義又稱可乎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氏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至自齊書過也啖子曰就鄰國之君而為大夫求婚不近人理葢妄也若實然必有異文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羊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爾何用曲為義乎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左氏云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至于不書諱之啖子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矣又說公見止亦近誣故皆不取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曰以其為之變譏之也趙子曰若然則都不為變于籥並施則可都不譏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為頃熊趙子曰據理頃為惡謚不應公母特加惡謚故從左氏為敬嬴

宣九年秋取根牟

公羊曰邾婁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趙子曰不繫乎邾葢本魯邑也數取不繫有何義乎

宣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趙子曰已取之又言未絶何迂誕之甚言我者為濟水長

不必盡是魯田以別他爾

穀梁曰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趙子曰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也省文爾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乎

夏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㚞子曰此乃其私告辭非國命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啖子曰聖人設教不應於母弟則偏貴之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氏曰書有禮也啖子曰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穀梁曰入而殺之也其不言入何外徵舒于陳也趙子

云按經文皆依先後次第而書爾何煩妄為異說徽舒弑君之賊其罪自顯何須外之凡稱日以隔文者皆以明先後其例甚多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按此傳得臣與晉侯戰稱人遂穿鑿為此說爾且得臣未命之卿例不書名氏無他義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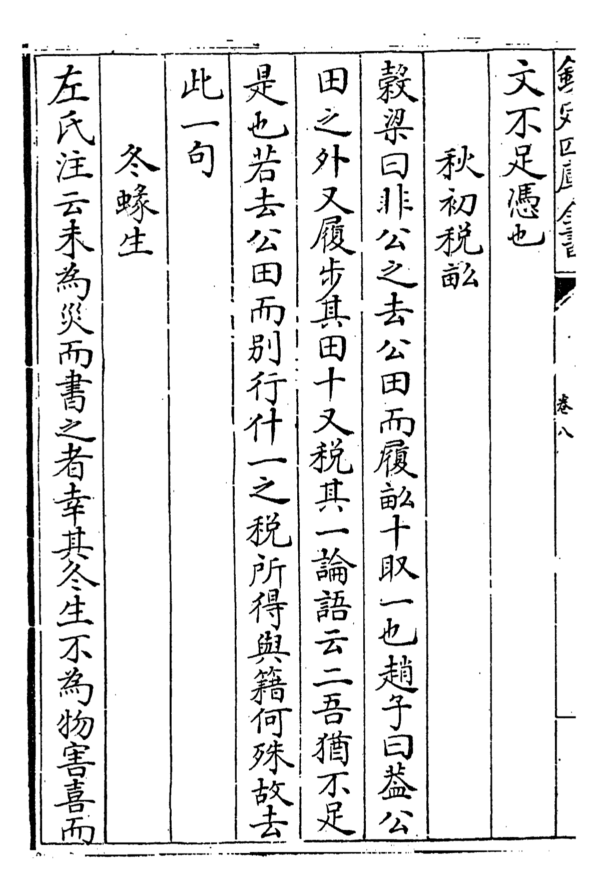
左氏說蕭見滅之由云蕭人殺熊相宜僚楚人遂滅蕭

啖子曰按左氏前後說事迹與此相似者甚多恐是前志寓言以諷諫作傳者承之而錄未必得其實故不取

宣十五年五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公羊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趙子曰此傳不知穿例遂妄穿鑿爾

穀梁曰矯王命以殺之啖子曰焉知矯命殺之經無異



文不足憑也

秋初税畝

穀梁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趙子曰蓋公田之外又履步其田十又税其一論語云二吾猶不足是也若去公田而别行什一之税所得與籍何殊故去此一句

冬蝝生

左氏注云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喜而

書之趙子曰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蠶而食葉也但為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穀梁曰非災亦非也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公羊曰宣榭者宣宮之榭也啖子曰按宣王之廟毀已久矣縱失禮不毀止當在城不當在成周也

成元年二月無氷

穀梁云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無

氷矣加之寒之辭也啖子曰二月令之十二月舉此無氷則一時無氷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到今時正月矣豈可更言無氷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羊曰孰敗之葢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啖子曰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啖子云此似街談巷議之說不當載於冊牘故畧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子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

左氏說戰事云云又言齊侯免求逢丑父逢丑父三出三入晉軍云云啖子曰時齊師大敗而晉師全勝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

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由為魯也趙子云春秋之作所以辨邪正明是非也豈獨黨於內哉據稱公子即王命之卿但以國小之故不能自崇樹其大夫請命於王者少唯此與昭二十年公孫會凡二人耳其

他無事不見於經不得謂之無大夫也

穀梁曰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言不欲令內衆大夫與外卑者共行

趙子曰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於外乎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啖子曰前以處父不書族為亢今以書族為亢何自矛盾也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宫如楚子所立者非也宣十二年楚自邲戰曰作先君宫以告成事若然煬宫復何謂乎趙子曰立武宫葢別緣他故若以鞌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之左氏曰逆也趙子曰若然則非禮也經當言之今不書故知妄也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趙子曰旣禮而使公孫非也左氏曰禮也何其謬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公羊曰錄伯姬亦無禮之甚也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來錫公命

公羊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說已見莊元年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啖子曰二傳不知文之誤强穿鑿爾

冬衛人來媵

公羊曰録伯姬也録其賢也

穀梁曰以伯姬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傷其災死故備言之按經文書媵義譏其數爾非謂伯姬也義見媵例

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啖子云左氏文十二年傳云杞伯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下又言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不言杞絶也書曰叔姬言非女也此傳大誤當是舊書有説

此事者言杞伯請絶婚而編年作傳者見文十二年有杞伯來朝又有子叔姬卒妄置於彼而加請絶叔姬以合其義非也葢成公六年七年中使使來請無絶婚故復逆叔姬也彼宣公五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與伯姬卒同義若不言叔姬復是何國出乎知今此書者魯已許其逆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公羊曰録伯姬也趙子曰按春秋之義以辨正是非但

云録伯姬是何褒貶

穀梁曰既嫁于夫識以我盡之也趙子曰女嫁後遣使徃致之親好之意何識之有又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按春秋褒貶當事而書未有别紀閒事以為褒也

冬城中城

穀梁曰非外民也趙子曰此説非也若中城實摧壞豈得不修之乎

成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云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啖子云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葢傳妄也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按周是畿内之國不當以私土為義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天王出居按二百四十二年適會有此二事爾故見上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云晉令鍾儀歸求成于楚在成九年華元克合晉楚大夫盟于宋國西門之外趙子曰按此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也又曰會于瑣澤成故也按此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故並繆也葢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

成十三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有吕相絶秦云云啖子曰其辭雨誣故不取

曹伯廬卒于師

穀梁曰閔之也按此事實何閔之有

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曰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

穀梁曰子由父䟽之也啖子曰二傳不知時有叔肹子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之義故妄說爾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矣啖子云此傳不知曹伯有簒弒之罪故妄說耳

秋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氏云魚石自止之且請討遂反趙子云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蕩氏

同族儳而自去則是知耻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爲亂考之事理無非非謬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

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云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趙子曰按國亂用兵相攻是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曹人會吳于鍾離

公穀皆曰再言會外吳趙子曰按實再會依實書之何

外吳之有徒爲煩迂耳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穀皆曰楚子傷故不言師趙子曰若然則宋公傷於泓吳子傷於檇李何得不稱君敗乎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如何爲義乎故不稱師師不敗爾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

丘悕矣按經書舍之于茖丘言不在晉都執據實書耳無他義

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趙子曰是月也無壬申書壬申誤也

穀梁曰致君而後錄臣按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後言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意二傳不達其文謬誤之理遂逆妄說

春秋集傳辨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辨疑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蔣鳳翥

春秋集傳辨疑卷九

唐 陸淳 撰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云且不登叛人登成也不成其專邑之討謂之宋志成宋志也趙子曰按此乃是夫子裁其邪正不得不如此為文何關不登叛人與成宋志哉

公羊曰不與楚專封也趙子曰按此是楚取彭城令魚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

穀梁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趙子曰與叛臣豈疑其為正哉意不應如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氏云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云云啖子曰此說與經不同時魯又會不須告命故知傳妄也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公羊曰不書取為中國諱也趙子曰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可否覩文見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

襄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穀梁曰諸侯已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啖子

曰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爾無他義

襄四年夫人姒氏薨

左氏云不殯于廟無櫬不虞云云啖子曰若如所言即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爾但謚曰定姒故知乖誤彼既言不成喪即不必更要此語故遂不取

襄五年冬戍陳

左氏云冬諸侯戍陳趙子曰按經文無諸侯字奈何妄

云諸侯乎公羊云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縱離至不得列序但云諸侯戍陳於理何傷若諸侯戍之如此為文即魯自戍之而將卑師少如何為文乎又若諸侯盡戍之則兵力盛矣何得下文更為會以救之按僖十三年夏諸侯會于鹹明年城緣陵云諸侯此無諸侯字魯自戍之耳義亦昭然

襄六年秋莒人滅鄫

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葢欲立

其出出謂鄫之甥莒之子也

穀梁曰家有既亡云云由别之而不别也非其立異姓以莅祭祀云云趙子曰此葢昭四年經云取鄫以為若今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鄫以為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於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

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於異姓為後乎案其事情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絶祀又事須書滅耳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遂誤為傳耳今故裁取使與經合

冬季孫宿如晉

左氏云晉人以鄫之故來討趙子曰據前年會于戚已令鄫聽命于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

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執政大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耳

襄七年季孫宿如衛

左氏曰報子叔之聘聘在元年趙子曰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左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此類也

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趙子曰凡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

言髠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但見其文特異不能釋得遂妄云被弑若實見弑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爾公羊乃云未出境益見其非也

穀梁曰為其欲從中國心與大夫違故見殺如此則夫子何為生名以譏乎益知自相矛盾俱不足取二十五年吳子遏卒同此

襄八年公如晉

左氏曰朝且聽朝聘之數趙子曰按會邢丘亦言聽朝聘之數若朝以受命何須更會左氏朝聘之下一切須言事由多非其實故多略之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啖子曰尊晉侯則季孫亦不當書但言會而已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皆書人

何獨尊晉侯乎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云云門于鄟門云云門于師之梁云云門于北門云云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啖子曰益誤重說也古史或有用周正者或有用夏正者故有兩月不同益作傳者采二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云鄭服也因載晉鄭盟辭云云啖子曰傳誤云鄭服也若是鄭人與盟何不書及鄭同盟乎又左氏所載之辭乃是晉鄭二國相要何關諸國之事故知傳所載者自是晉鄭盟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與也傳以舊史不載同盟之辭遂誤以二國盟辭當之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氏云晉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啖子云按

經但書滅偪陽而傳言以歸違經也葢舊晉史言獻偪陽夷俘于武宮謂獻所獲偪陽人也傳因誤以為偪陽子爾

冬戍鄭虎牢

左氏云諸侯戍之趙子云魯自戍耳義同五年戍陳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曰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趙子曰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既不可通了適足

令學者疑謬爾故不取

穀梁曰諸侯一軍趙子曰按國有小大軍制當異而但云一軍無等差之異必無此理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

左氏云鄭人行成啖子曰若曰行成何不盟乎又下言諸侯道弊而無成益知未服其秋又伐鄭鄭行成晉人則赦鄭囚納斥候以禮鄭若言此時亦行成則何不禮之乎傳以同盟則鄭亦與盟為義故致此誤且同盟言十二國若鄭與盟則十三國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云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師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啖子曰按經文勢鄭原屬

楚未屬晉自與楚子伐宋耳傳以上言鄭及晉平故妄言將以伐鄭四字今略之

冬公如晉

左氏云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子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言禮也一何繆乎此自别事故須往耳

襄十三年公至自晉

左氏云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趙子曰按從朝還非有

軍戎險難之事何書勞之有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卿不書惰也書於伐秦攝也趙子曰傳意惰為不成事攝為其事攝舉按經意紀盟會用兵以事之邪

正為襃貶不為其小小斡舉惰怠生文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左氏云戌見孟獻子讙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其若之何獻子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毁子曰獻子賢大夫不應歸過於兄

劉夏逆王后于齊

趙子曰左氏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若有單公經不應不書故知妄公穀皆曰過我亦非也豈有天子

取后將為天下毋而得云外逆女不書故知為劉夏逆之非禮乃書以示譏使卿逆即常事不書耳推此而言知當使卿逆也所謂外逆女不書者謂諸侯於外國娶雖非禮亦不書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曰晉平公即位云云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趙子曰按平公父卒此會纔五月豈有便

行宴樂歌舞之理乎又云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按若已在會乃渝盟而逃歸經文不合不書僖五年會首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並書以明其罪何得獨此不書則左氏此傳都不足憑也或曰鄭伯陳侯為是諸侯逃故書高厚大夫耳不應同例荅曰春秋未命之大夫奔逃執放並書況正卿而逃得不書乎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于介按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趙子曰據左氏傳齊高厚莒意恢楚郤宛等死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者葢殺者皆承君命而殺之故經以累上之文書之傳則因雜史之記意在專歸罪

於殺者故不貴其君命耳且當據經文為正也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云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趙子曰按不命之卿接於魯者悉書名鄭宛莒慶秦衎之類是也何用妄為義乎
襄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曰王與子南子棄疾謀殺子南棄疾不告其父子南既死而棄疾亦自殺啖子曰按楚子必當不與其子

謀殺其父棄疾猶能自殺必非凶逆之人豈有父將見殺而子不告乎

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其罪云云趙子曰當時陳屬楚鄭能侵而獻功于晉晉人悅之甚矣何得責問罪又云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按五父弒君之賊豈以立弒君賊為功乎又云何故侵小按當時侵伐常事不當有此責問且陳大於鄭何云侵小又云仲

尼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且使務華忘實非聖意也論語曰辭達而已矣何哉故知非實並不取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說舒鳩叛事云云啖子曰既非經之本傳故不備載但撮其歸要以明舒鳩見滅之由耳

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趙子曰此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文義正同皆以便文耳公穀之說非也

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云卿不書尊公也云云啖子曰若然良霄何以不尊公乎又衛侯會之亦不與經合皆不取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云滕成公邾悼公皆至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季孫請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

書曰豹言違命也啖子曰時邾滕雖小常列盟會未肯便為私屬又此後邾滕皆列於會故知不實且豹之不氏自為先目後凡左氏妄以舍族為貶遂穿鑿為説耳又云楚人衷甲云趙子曰且大會諸侯弭兵為事豈有便行掩襲之道假如事成豈是强霸且子木賢大夫必不爾也又云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按當時晉强於楚又是中國盟主豈有後於楚之理作傳者徒黨於中國以成楚人之惡都非實也且與經違故皆不取左氏

又云享于垂隴七子賦詩趙孟論其休咎一一皆驗以人理言之皆虛謬也且伯有若不能誦詩則當無言而止若能之豈有賦如是惡詩左氏委曲誣辭多此類也

向戌請賞云云子罕責之云而又求賞無厭之甚削而投之子罕賢大夫假如不欲其無厭亦當微辭曉諭豈有君與之而臣輙削其書而投之乎殊為鄙近必不爾也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啖子曰按經言十

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故不取

襄二十九年公在楚

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也云云啖子曰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又言楚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言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且楚之强僭豈肯使魯辱之又言楚人悔之則非楚不知禮必當見討何得全無事乎葢魯以親襚為辱故妄為此說以

救其耻史臣因妄而記之傳因史而書之禮記又因舊說之妄而妄載之趙子曰公羊云存公也穀梁云閔公也俱非立教之意故並不足取

夏公至自楚

穀梁曰喜之也趙子曰按君之出入史必書之更記何事而云喜之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賢者不名啖子曰夫褒而字之但為有殊異之

美者非謂賢者常不名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皆曰賢也趙子曰據經文直書實爾未有褒義在卒時書之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云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其父不當不書義同庶其之弒但恐是展輿因國人之攻弒莒子乃立傳誤以之字為以字不敢輙改其文故略其辭

春秋集傳辨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辨疑卷十

唐 陸淳 撰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曰其車千乘云云又云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啖子曰鍼雖富奢應不能至是傳說之太甚也

昭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云爲政而來見禮也趙子曰按覇國正卿無有適諸國告爲政之理前後爲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昭四年大雨雹

左氏云申豐謂不藏深山之冰故致雹云云趙子曰五帝已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假如申豐因此諷藏冰之理亦與經意不同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云夏啓有鈞臺之享云云按朝會有常禮豈當各各異儀且楚不僭王禮不應說湯武成康若已僭擬不應說齊桓晉文故知非實也

秋七月遂滅賴

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唊子曰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經傳不同誤也葢此事是他年楚子曽伐賴賴降而捨之非此時也舊書不編年故誤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云豎牛餓殺叔孫豹告杜洩以饑授之以戈令逐豎牛洩拒而不從啖子曰杜洩叔孫之忠臣其主見餓將死而不食豈曰忠乎此乃是杜洩殺叔孫也洩之罪大矣沒後雖以輅塟及帥士哭於見誣何補哉又言仲尼喜昭子之不賞私勞以其殺豎牛也若牛實殺豹則是昭子不同戴天之讐殺之何足賞焉故知言殺叔孫皆因俗說致誤若言昭子不知其殺者則昭子尚不知他人安得知而記之乎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三傳云重地故書並非也義已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趙子曰公羊有濆泉之義前後地名未曾解說何獨釋此且三傳字文不同莫知孰是故不足取

昭八年秋蒐于紅

穀梁曰以葛覆質以為槷此大迂又以射而中田不得

禽即得禽云云此乃有功不勸非防難之義

冬葢陳哀公

左氏云袁克葬之趙子曰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居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穀梁曰閔之也滅國多矣何獨閔此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公穀皆為火左氏作災趙子曰按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可勝記且諸侯亦當不告也災

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所在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則不同其例也故當依左氏為災也公穀並云存陳閔其見滅故存之若然則他見滅者何存之乎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氏云禮也趙子曰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曰不與諸侯專封趙子曰此本是列國今改過復其所耳何名專封

穀梁曰不與楚滅也今方記興復何關滅事責其滅時乎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曰變之不葬者云云其義見葬例又曰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趙子曰據蔡既興復以禮改葬魯使往會

依例書之耳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穀梁曰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于君啖子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禮不告

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公羊說樂正子春云云趙子曰經責其輕進藥令父斃耳

不責其不解醫也樂正子春加一食加一衣能令親愈即子春之親長不死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曰莒子奔紀鄣又說婺婦以紡度城之事云云啖子曰此言多從委巷之談不近人理又與經不合故不取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曰自鄸者專乎鄸也言力能專制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言其貴足以專制而今能不以邑叛所以善之

而罪趙子曰按人臣不以邑叛適常事爾豈有襃貴之
曹伯
理乎自緣命卿故書名義與公子首同已見成二年言
自鄸者緣先據以叛今力屈奔與魚石自宋南里奔宋
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義正同叛時不書不告耳公羊曰
爲賢者之後諱也然則賢者之後便得恣其不臣乎此
說尤鄙哉
秋盜殺衞侯之兄縶
啖子曰穀梁言母兄稱兄按左氏公羊以母兄母弟爲

義穀梁則言不以屬通稱兄弟皆有義也今此又云母兄亦為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氏曰取太子欒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啖子曰按左氏以母弟稱弟為例見辰之出奔書公弟故以此為據而例不通故但都言公子而已又不知是何公之子也傳又言公與夫人每日適華氏食公子且華亥既殺公子六人又曾刼公則逆已甚趙子曰左氏又云華亥妻每

日必先食所質公子而後食按其事亦悖逆甚矣何肯如此恭敬亦不近人情

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左氏云華多僚譖華貙將納亡人云云啖子曰其後貙竟殺多僚而納華向此乃本有名亡人之謀何名譖乎故略其譖字明其言有徵也

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趙子曰若但言出奔則似入國故書自南里以明之穀梁曰專也何異義乎

六月王室亂

趙子曰左氏序事大煩碎故畧之公羊曰言不及外亦非也此自直紀事實何關不及乎穀梁說是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云晉將以婼與邾云云啖子曰既終不與不足記也

晉人圍郊

公羊曰不與伐天子也趙子曰按此實不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爲其掩惡哉

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左氏曰叔孫婼欲殺士彌牟云云啖子曰按叔孫忠賢以身奉國豈肯殺大夫累國乎

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曰聚徒以攻季氏啖子曰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

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云孫于齊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野井云云將求於人必先下之禮之善物也趙子曰禮讓者君子之常豈謂有求然後行之乎此言不可以訓故略之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云如晉將如乾侯云云使請逆于晉晉使公復于境而逆之趙子曰豈有為客而請逆於主人乎又豈有令客却至境而後逆之乎皆不近人情

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云賤而書名重地也（言邾無命大夫也）趙子曰按不命之大夫事接於魯悉書鄭宛莒慶邾快之類是也此則何獨於三叛人而重地故書哉又云或求名而不得（謂齊豹）或欲蓋而名彰（謂三叛人）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言齊豹求勇烈名而不得也）趙子曰據例兩下相殺（俱非人君為兩下）若非大夫即書盜（大夫謂王命及君命之大夫）殺者於例既不合書名而被殺者合書事須如此耳左

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求名故書為盜以不與其名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皆是與其名乎又據左氏說齊豹乃是怒縶而殺之何得妄有求名之義乎且推之情理凡殺人者皆謂懷怨不勝其怒乃為亂耳又云三叛人欲葢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為是將地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葢也皆妄為曲說殊可怪也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啖子曰說重也一本用夏正一本用周正以此誤也據前已言魏子南面衛彪傒譏之此又重言與前不異故知必重也

九月大雩

穀梁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言八月九月乃當雩也啖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

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葢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別又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趙子曰按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也

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趙子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榖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説殊可怪也

定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氏云將長蔡而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云云按踐土之盟先書蔡名此傳妄也

十一月庚辰吳入郢

趙子曰按楚君尋反國國不絶祀故不言滅耳穀梁妄為義說故不取也又云吳不稱子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為利則凡諸入者悉是乘人敗何不總利之乎故下除此三句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公羊曰諸侯之離至不可得而序言前後至故不得序列也趙子曰若實如此則但不列序何不言諸侯歸粟于蔡若諸侯歸之而云爾則魯自歸之如何為文乎

穀梁亦曰諸侯歸之義並乖經故不取

於越入吳

公羊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越者能以其名通按經既無但書越處此傳自不要也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不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啖子曰切謂魯之大夫見霸主之卿必不敢以此言要之縱實有之亦非忠言嘉謀又非成敗之由故不取

冬城中城

穀梁曰三家張張為日久此時陽虎用事三家始衰何

言張又言非外民也且入春秋已過二百餘年矣豈無缺壞重城乎築何譏也既非新作何得譏外民哉

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穀梁曰以重北宫結也趙子曰按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左氏云魯於是始尚羔趙子曰按魯周公之後比於諸侯最為有學故夫子云魯一變至於道豈有不知羔貴

於鴈乎

九月盜竊寶玉大弓

趙子曰寶玉大弓無用之物陽虎竊取欲令後代知之以為榮故曰盜子謂此玉與弓魯本受封之重器若失之必合書於經虎又家臣不合書名故依例書為盜而云懲其求名殊非也本取國重寶將以賂外國以求容耳徐思知其不義之甚故歸之豈有求名之理乎

穀梁曰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凡取邑亦非所取何不

盡書盜乎

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左氏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趙子曰得者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

穀梁曰不地羞也趙子曰按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以竊猶不羞書地有何羞乎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氏云盟載之書云云趙子曰按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

葢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於夫子故繆爲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故自遽辟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氏云二子及齊師復圍郈趙子曰按有齊師經不當不書下云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若齊與魯共圍之如何又自令人觀之乎又侯犯豈能以一邑獨立乎如何請易邑於齊乎故知並繆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氏云辰請止公子地公不許而出奔云云啖子曰若然則公之於辰未為大惡辰之出奔乃是自絶於兄亦是不弟之類何得書弟乎與鄭段義相反矣又云辰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仲佗石彄出奔趙子曰豈有二卿無罪肯隨公子出奔不近人情甚矣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公羊曰以地正國也言以晉陽人趙子曰據禮臣無專土藏

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強而正國朝則是末大而本小也是黜君而進臣也豈其然乎言夫子意不爾也且實以拒范中行耳而云正國非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也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輙興兵伐之是逆亂也而言歸以美之是訓人為逆也故公羊之義並乖背經意但以君宥而名之又非叛故書歸耳或問曰若然則奸臣挾君而制之以縱其暴亂忠義之士坐而觀之可乎答曰

若爾則是賊臣也君所惡也誅君之所惡是勲臣也胡為其不可哉

穀梁曰貴其以地反也趙子曰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言鄶近矣又云其入無君命其入無君命則是將如何得歸乎假君不拒茍且自來其惡可知也又何得書歸乎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曰乃急辭也趙子曰按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

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乃者有所阻難有所須待之意非急也

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曰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咲子曰

按經不言魯師同伐故不取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穀皆云輒之拒父古人已知其非不復更辨穀梁序論已詳矣

哀七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之也趙子曰例先發既無别理故不要重申之又云其來者外魯之辭予謂來者至内之辭也何外之有如紀伯姬來豈是外魯乎

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云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歸殺之舊注云不書趙殺不告也予曰予論從告之義已見隱十一年若實殺不書故宜略之

吳伐我

左氏云為城下之盟而還趙子曰若實為城下盟則魯懼至甚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與吳共伐乃歸之乎自矛盾矣經不書盟故不取也

哀十二年夏五月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氏云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辭吳盟趙子曰按上文公自會于橐皐不言與衛宋同會若實同會即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

吳力猶能藩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則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左氏云吳子將以公見晉侯㕦子曰按此時吳子爭長而不後晉豈肯帥魯侯以見晉乎又言將囚子服景伯以宗祝之言恐之乃捨景伯按吳通中國備知情偽以鬼神誑之豈肯信乎此言近兒戲也趙子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於經者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賔主對

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義分明也公羊乃云吳為會主與經不同不足取也故留其兩伯之詞而已為敵禮而會故晉史即云晉為先歃而外傳吳語中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而了然可見公羊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云實此會為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先儒或云不列序者乃以會兩霸為義予謂若欲如此即云公會某侯伯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豈不成兩

霸之義哉

穀梁曰黄池之會吴子進矣言進之故稱子趙子曰按此為吴同為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為義耳

哀十四年西狩獲麟

趙子曰公羊云孰獲之採薪者按經文言狩若言採薪則與經違矣

穀梁曰引取之非狩人獲故曰引取按公穀並以經不言狩人之名故有採薪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

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此據鴝鵒來巢言之
按鴝鵒據巢書來麟但以獲書之皆實其事而言耳何
煩妄說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此據有蜮之
類言之耳書有麟西狩獲麟則似麟無數理不要書有
何煩妄說若言書有即是不使恒有有年豈不恒有

春秋集傳辨疑卷十